

冷雾锁渔港

□翁盈昌 文/摄



“岚雾今朝重,江山此地深。”清晨,推窗远眺,沈家门渔港被一层厚重的冷雾紧紧锁住。这雾,似是从沧海深处缓缓漫来,裹挟着千年未散的寒,带着咸湿的水汽,将天地晕染成一幅素淡而朦胧的水墨画。雾气贴着海面游走,在渔网间织就细密的珠帘,连桅杆上的铜铃都凝着水珠,叮咚声坠入雾霭,碎成星子般的涟漪。

晨雾似轻柔的薄纱,慢悠悠地漫卷开来,港口瞬间化作一幅朦胧的水墨长卷。登上24层高楼,极目远眺,老远的桃花岛半截探出雾层,如同害羞的巨人探出半个脑袋,披着白绸斗篷向人间张望。近处起重机像沉睡未醒的钢铁巨兽,垂落的吊钩如它半睁的惺忪睡眼;桥上的车流安静无声,像排队行进的彩色甲虫,连水汽都沾了烟火气。天地间混沌又温柔,每缕雾都像藏着秘密的信使,贴着脚尖把港口的喧嚣轻轻揉进朦胧里,晕染出静悄悄的梦幻景致,而码头边的灯塔,正眨着温暖的眼睛,静静守护着这片晨雾中的港湾。

再登上鲁家峙大桥高处,俯瞰渔港。平日里熟悉的景象,此刻都隐在雾中,像被施了魔法的古老传说。船舶在雾霭里若隐若现,成了巨兽身旁待航的银色叶片。桅杆林立,错落有致,却失了往日的硬朗轮廓,在雾霭里影影绰绰,似是沉睡千年的巨兽,安静伏在这方水域。红旗在船头,勉强辨出一抹红,却也被雾揉得绵软,没了猎猎张扬,只剩幽幽暗红,像是岁月沉淀的残色。忽忆起“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眼前渔港被雾气吞噬的模样,倒真有几分明词中苍茫意境。

潮水的气息在雾里弥漫,带着潮润的凉。往昔喧闹的渔港,此刻被雾捂了嘴,连渔船归港的引擎声、渔民的吆喝声,都似隔了层厚纱,遥遥传不真切。冷雾中的渔港,时间都慢了节拍。那些蓝色的渔船,漆色在雾里黯淡,却多了几分沧桑的诗意。它们载过的风浪,捕过的鱼虾,在这雾里,成了渔港岁月的注脚。雾缓缓游

移,抚过船身,像是在与这些老伙计轻声诉说,说昨夜的梦,说海里的故事,说渔港代代传承的烟火。船舷边,被雾气润湿的锚链泛着冷光,在甲板上投下斑驳的影,仿佛在无声地讲述着渔港的前世今生。

码头上,零星的渔民身影模糊,他们挪动的脚步轻缓,交谈声也被雾嚼碎,消散在空气里。偶有渔网的塑料绳相互摩擦,“窸窣”一声,瞬间又被雾的静谧吞噬。老渔民蹲在船舷边修补渔网,手中银针在雾中忽明忽暗,仿佛在编织着与大海的羁绊,那专注的模样,恰似在续写着渔港亘古不变的生活诗篇。另有渔民

或在雾中筹备出海,或整理渔具,身影模糊却又坚定。偶有脚步声响起,轻且碎,像怕惊了这雾的静谧,旋即又被雾吞掉,没了踪迹。雾中忽传来一阵悠远的渔歌,尾音被雾气浸润得愈发绵长,恍惚间仿佛看见古人驾一叶扁舟,在烟波浩渺中吟唱“烟笼寒水月笼沙”。

这冷雾锁着的渔港,是生活的容器,盛着烟火,藏着希望,哪怕雾浓,渔港的脉搏,仍在沉稳跳动,等待雾散,奔赴下一场与大海的约定。

视线移向另一边,城市被轻柔的雾霭笼罩,像蒙了层薄纱。建筑在雾气里若隐若现,高楼如沉默的巨人,塔吊似钢铁巨兽,在朦胧中

勾勒轮廓。雾气缓缓流动,给繁忙的城市工地添了份静谧,新建筑与旧楼在雾里交融,似现实与虚幻交织,朦胧又神秘,尽显城市清晨独特的诗意与朦胧美。钢筋水泥的森林在雾中褪去了棱角,竟与古朴的渔港在雾气中达成了奇妙的和谐。

随着天光渐明,雾却未肯轻易散去,依旧缠绕着,把渔港抱在怀里。渔港的日子,在这冷雾里,有了别样的温柔。

当第一缕阳光刺破雾霭,渔港便会苏醒,重现往日的生机与活力,而那冷雾中的诗意,却永远留在了时光的缝隙里。

我赞美有觉悟的台风

□山人

对于一个东海岛民来说,不管是否地道,都会有台风的记忆。幼年时,在岛上度过,对于一个尚未经历台风痛苦的我来说,可以说是不知人间疾苦,总对台风有着美好的印象。炎炎夏日里,台风带来清凉、带来降雨,还带来无法想象的狂风暴雨刺激体验。七月一到,自觉不自觉就会盼起台风来。

那时,岛上台风天的快乐,是属于孩子的。大人们忙着加固他们认为该加固的一切:船只的锚绳、房屋的瓦顶、围墙的石砌、门窗的玻璃……一句“躲家,别出去”便顾不上乱窜的孩子。孩子们自然不去考虑台风肆虐造成的破坏,体验在狂风里踉跄倒退的身体、吹到身体变得发蒙的喊叫、打到身上如箭射中带来酸麻的雨点,种种,这种难得的刺激,让孩子们快乐无比。

那时候,我也还是只是个孩子,是总把大人的叮嘱放一边的孩子,对着台风天,心情自然期盼而雀跃。厚云压境,终于可以不用躲在屋里,在有气无力打转的电扇下像狗一样无精打采地吐着舌头了;或是站在吞口岗墩,张开双臂,迎着渐大渐狂的风,总觉自己是只鹰,在风中翱翔。伙伴们噉噉噉叫着,在白山黑水上相互追逐;或是几个躲在码头边山岗的避风角,看十几米高的巨浪,呼啸着拍向防浪堤,撞开的白色泡沫和昏黄海水,从防浪堤上倾倒而下,直到防浪堤不堪重击而轰然崩塌,才啧啧称奇,心满意足回家;或是兄弟俩躲在屋里,趴在桌子上看玻璃窗外的狂风暴雨,那风晃动的玻璃吱吱声和雨打上面的劈啪声,即使身披着床单,浑身仍是发颤发冷,担心这屋会不会

像哈尔的移动城堡般,被吹得不知所踪。

台风过了,岛上总是一片狼藉,但狼藉后的重建是大人的事,孩子们才不管,那异常的景象,总让孩子欣喜而快乐。只是,孩子总在长大,慢慢也会懂事。有看到船只悬在半山腰,船家束手无策而欲哭无泪的愁容;有看到门窗被掀开,泡在雨水里的家具被褥,一家人折腾而无奈;有看到船只人员失踪,妇人哭肿双眼悲哀惨白的脸。见多了台风带来的人间愁苦,某一个夏天,孩子们似乎突然明白,台风带来的不只是快乐的刺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慢慢,孩子对台风的期盼与雀跃,已渐渐变淡。这夏日的台风,怕它不来,又怕它乱来。

每年夏天,台风还是换着花样地来。岛民也习惯着每个夏天,不断经历着与台风的抗争。好在岛民自保平安的能力,也随台风的频繁而不时提高,即便偶尔遇上台风正面登岛,预防做得充分,损失倒也能承受。岛民本是生性豁达而抗压,一场台风,只要不出人命,不过忙碌一阵。

刚工作的两年是在岛上,年轻气盛,自然成为岛上抗台的有生力量。抗台必然配备标准“三大件”:墨绿色的军用雨衣、黑色的长筒雨靴、银色的三节手电筒,总会在台风影响的白天黑夜穿戴整齐。只是作为三线应急部门一员,不过是参与房屋加固排查、拖离被风吹折的树木、疏通杂物堵塞的排水沟等等而已,不堪大用,也无甚壮举。后来回想,记忆中更多的是后半夜值守,饥肠辘辘时泡面和压缩饼干的香气。

不知何年起,台风似乎开始躲着舟山,好

几次明明冲着舟山方向,临近时却拐了方向,不是调头就是擦边,岛上便很少出现惊涛拍岸的恐怖场景。这对渔民作业、岛居生活应是好的,满目疮痍、灾后重建便可以避免。只是对于旧时夏日总要提心吊胆过上几天的岛民而言,没有几天狂风暴雨,这个夏天是敷衍,有虚假的嫌疑。

离岛之后,台风也似乎遥远了很多。住在浙北平原的小城,本是个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如果台风避开舟山,自然避开了一条线上的浙北禾城。记得有一年台风“梅花”,来势汹汹,大有掀翻舟山,踏平浙北之势。作为抗台经验“丰富”的前岛民,自告奋勇充当单位抗台的值守。不料竟无眠一夜,非是被狂风暴雨惊扰,却是无风无雨、安静得可怕。第二日早迷糊看到窗外,蓝天白云,疑惑万分。听新闻说是,前晚已在钱江边平湖登陆,现早穿浙江而北上了。啊!这已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台风也玩起了穿越?

不仅玩穿越,现在的台风也常会玩“反转”。我记得有一年由福建北上的“杜苏芮”台风,不敢在江南嚣张,却在华北大地一阵磨折磨,害京冀要地洪水泛滥,民怨沸腾,作为台风中的害群之马,甚为无耻;而差不多时间盘桓在东海的“卡努”,具有极高的思想觉悟,值得我们大大称赞:无偿送上几天的凉爽礼物,却临门而不入,无怨转身、掉头就走,秋毫无犯。实在是服务群众“满意型”台风的天花板。

轻轻地我来了,正如我轻轻地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的台风,我们是喜闻又乐见的。

诗风雅韵

忆三连

——老战士抒怀

□方建立

当年报名着军装,
祖国召我守海防。
战友四面八方来,
亲如兄弟共相伴。
训练场热血满腔,
做队列英姿飒爽。
练战术猛虎下山,
拼刺刀威震敌胆。
阵阵地声射击场,
发发瞄准敌胸膛。
手榴弹空中飞转,
百米障碍谁胆寒。
跳爬木马铁丝网,
苦练单杠和双杠。
昼训夜练为打赢,
再苦再累心也甘。
训练之余搞生产,
文娱体育神昂扬。
篮球场血气方刚,
你攻我防互不让。
爱国爱民心中装,
军队声誉名远扬。
四十多载似流星,
祖国军队富又强。
吾辈虽已卸戎装,
军营情愫永难忘。
青春年华已逝去,
当年小伙变夕阳。
人生犹似西山日,
富贵终如草上霜。
一声战友一世情,
祈愿兄弟俱安康。

奶奶的七夕节

□风中芥子

子,消瘦略驼背的身影,白净的脸上始终挂着一颗心事重重的眉头。

奶奶有一头垂及腰际的长发,每天起床洗脸后,她就坐在门口的屋檐下,用一把旧木梳缓缓地细细梳理,将头屑、掉发清理,然后熟练地把秀发高高盘起,干净清爽,这是奶奶这一辈的标志发型。听妈妈讲,奶奶从不剪头发,洗头一年一次,特意安排在七夕那天,平时隔几天用热毛巾擦拭头发保持干净无异味。

七夕那天,清晨天微亮时,奶奶便叫醒我起床,让我去后院摘木槿叶,她告诉我带露水的木槿叶有灵气,最能滋养头发。我提上竹篮走到木槿树下,挑选带着露水最嫩的叶子赶紧摘,唯恐露水被阳光带走。不一会儿工夫,满满的一篮木槿叶,够一家人用。此时,奶奶拿着米筛盘已在门口等候,我将木槿叶倒在米筛盘上交给奶奶再次精选,打来井水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木桶中不停地搓呀搓,直至搓出浓稠的液体为止。我们先给奶奶洗头,此时她已经将

屋后的两棵木槿树枝繁叶茂,葱葱郁郁,淡紫色花儿朝开暮落,日日绽放新蕊,细长的枝条儿在风中摇曳,仿佛在提醒人们,七夕节快到了,你们可以用我的叶子洗头了。

是啊,一年一度的七夕又到了!儿时的我们知道,七夕不仅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传说日子,也是一家老少用木槿叶洗头的节日。此时,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奶奶那庄重、专注的洗头仪式,仿佛一幅旧日浮雕,在记忆中闪着温柔的光。

听父亲讲,奶奶二十八岁时爷爷突然因病去世,留下她和五个幼小孩子以及腹中我的父亲,来不及悲痛,奶奶迈过三寸金莲不得不扛起养活一大家子的重任。从未种过庄稼的她,在舅公的帮助下打理自家几亩田地,后来实在不得已把两位姑姑送人养育,这成了奶奶心中永远的痛。可以想象,当时奶奶一家的生活何其艰辛。沉重的压力,让衰老提前到来,自我记事起,奶奶就是一个老年人的样